

13.01

福州文史資料選輯

第一輯

(辛亥革命专辑)

·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
福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

一九八一年九月

福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辛亥革命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
福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

一九八一年九月

福州文史资料选辑 一九八一年九月 目录

辛亥革命在福州	潘守正 (1)
参加辛亥革命的学生炸弹队	卢月波 (34)
辛亥前后的彭寿松	沈来秋 (38)
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	郑贞文 (44)
辛亥革命福州处理八旗官兵经过	郭公木 (50)
撒播革命种子的清末侯官两等小学堂	
	蒲汉子 (58)
辛亥革命前后福州教会学校的爱国运动与 革命战争的回忆	丁先诚 (63)
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北伐学生军的经过	陈明经 (69)
回忆先父在辛亥革命光复福州的战役中 立功简况	陈师亮 (77)
辛亥福州光复几个问题的调查研究	郭公木 (81)
福州光复的一篇当时见闻纪录	郑丽生 (95)
黄花岗烈士遗诗	心南录 (98)
福州光复的“时事歌谣”	春 荣 (99)
福建大事记 (1911年—1912年)	郭正学 (102)
福州光复后海军马尾制造学校甲班学生 罢课的前后经过	张宝骐 (109)
福州满族旗营	伊通甫 (116)
封面题字	章友芝

辛亥革命在福州

潘 守 正

第一：辛亥革命前福州社团学堂并联合 省内外革命群众斗争的概况

一、革命机构的建立和活动

1. 桥南公益社

桥南社先设在仓前山古榕书院，后因党人渐集渐众，外闻疑虑者多，林斯琛与革命同志协商迁移梅坞，由刘杰、林雨时、陈毓鑫和王鸿滋等四人出名，于清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向清政府立案，举郑守馨为社长。在名义上是办理劝葬、戒烟、施医、救火等公益事业，暗中进行组织和宣传革命，桥南社是福建辛亥革命策源地，也是同盟会的总机关部。当时鼓吹革命，最为得力者，是办《建言日报》，后改名《共和报》，刘通为总编辑，坐镇其间，林雨时为社长，林斯琛为发行。

桥南社又办有体育会，汤金荣担任教练，集合英华、福音、培元等书院中青年学生，定期在麦园顶训练，福州起义时，总机关部把这些队伍编为洋枪队、炸弹队等，参加作战。

民国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日孙中山先生来闽，首先到桥南社，接受同盟会的欢迎，演说毕，亲笔写“独立厅”三字，字大如斗，同人裱为匾额，悬于社内，作为纪念。

2. 汉族独立会

汉族独立会是福建辛亥革命最秘密最核心的革命机构，会员分为基本会员和普通会员两种。基本会员，入会时，必须歃血为盟，普通会员则不歃血，但在入会前，不管是基本会员或普通会员，都必须通过山堂的考验和锻炼。当时福建有四个山堂，成员绝大多数是湘军和江湖义士。四个山堂：一为福州南较场（即今省体育馆）复明山堂，是福建哥老会最大的组织；二为福州长门威义山堂；三为南平复汉山堂；四为莆田辅汉山堂。四个山堂联为一气，号语呼号与全国山堂一样。邹燕庭、林斯琛首先加入南较场复明山堂，到了清光绪二十九年各山堂首领决议，邹燕庭、林斯琛可另行开立山堂。因此邹、林二人就开立共和山堂，邹燕庭为正龙头，林斯琛为副龙头。当时学界加入者最多，工界有一百二十多人，商界六十余人，均为革命的骨干分子。这些骨干分子就是后来的汉族独立会会员，也就是桥南社积极负责的社员。清光绪三十一年在仓前山古榕书院召开大会，宣告正式成立汉族独立会。公推邹燕庭、林斯琛继续担任训练会员责任，郑权为正会长，郑祖荫为副会长，郑权离开福州后，郑祖荫代理正会长职务。

3. 中华同盟会福建支会（后改称中国同盟会福建支会）

清光绪三十二年春，孙中山先生任命郑祖荫为中华同盟会福建支会会长，林斯琛为总干事，任命状由东京派人秘密亲送来闽，同年夏间在福州组织成立，将汉族独立会并入同盟会，总机关部秘密设在桥南社内，对外用丙午俱乐部名义，因为清光绪三十二年是丙午年，光复时才在台江中洲会所公开在社会上活动。

同盟会成员除原有汉族独立会成员外，并吸收各社团及各学堂中革命积极分子参加，军警方面经刘通介绍湖南人彭寿松

加入。因为同盟会吸收会员条件甚严，适应当时局势要求，于辛亥六月另外组织军警特别同盟会，彭寿松为会长，由彭荫祥主持其事，对军警进行联络，起了很大作用。

同盟会会员誓词如下：

立誓约人某某省某某府某某县某某，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会员某某 介绍人某某

天运 年 月 日

二、革命势力的蓬勃发展

1. 社团的扩展

益闻社：清光绪二十八年郑权、郑祖荫、蔡毅等就仓前山古榕书院设立益闻社，集会同志宣传革命，次年在小岭朱子祠开益闻学堂，营蚕桑事业，并于长乐设立分社。总社和分社均设阅书报所，供众阅览，进行革命宣传工作。

文明社：林斯琛、刘元栋、严汉民等就下渡十锦祠设立文明社，对外用文明社名义，购置各种书报，供众阅览，暗中联络山堂兄弟，进行革命活动。

警醒社：英华书院祁煊、黄家宸等设立警醒社，联络南洋华侨，参加革命工作，并发行《警醒》、《民心》各报，鼓吹革命。

福州说报社：设在上杭街建宁会馆，是旅沪福建学生会所办，每周开演讲会一、二次，听众很多，宣传革命甚为得力。

闽南商业研究所：清宣统二年省总商会曾珊瑚等因反对当时政府增加厘金，发起组织商业研究所，吸引商界进步分子参加革命工作。

商团公会：由参加商业研究所的各商帮，抽选精壮人员加

以训练，由陈更新、冯超骧、严汉民担任教练。

福州社会办事处：当时福州社团林立，除上述主要各社团外，还有不少社团的存在，因此，在桥南社内设立福州社会办事处，作为联络机关，自身也办有公益事业、对外事件中，如反对法帝国主义夺取延建邵三府矿权，反对法帝国主义分子魏池贩卖华工，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企图经营自来水，日商三五公司侮辱华人等，都取得了胜利。

连江光复会：党人在连江设有光复会，从事革命的组织和宣传，由吴适主持，黄花岗起义，连江光复会会员就义者九人，生还者有吴适等几十人。

2. 学堂的活动（当时称学堂，光复后称学校）

侯官学堂：初设在文儒坊葛氏祠，后迁越山，为黄展云、黄翼云创立，方声涛、陈与年担任教员，对学生灌输革命思想，黄花岗起义，陈与燊、陈更新、陈可钧等烈士和生还义士严汉民等都是侯官学堂学生。

西城学堂：初设在善化坊黄氏祠后迁西门街，为黄士恒、黄士复所创立，林万里、张海珊等担任教员，对革命的组织和宣传亦甚努力。（林万里即林白水，后在北京办《社会日报》，被北洋军阀袁世凯杀害。张海珊光复时任厦门军政府都督。）

开智学堂：设在南禅寺，为吴葆芬、陈光所创立，张运枢、郑蕲等担任教员，提倡革命甚力。

舖前学堂：设舺前顶，为福清人郑德元所创立，宣传革命甚力。

观我学堂：设在仓角头，为蒋筠所创立，组织有爱国社、拔丁会，提倡开通民智和进行革命工作。

此外，益闻社所设的益闻学堂，东嶽风神庙的普文学堂等也是宣传革命和革命同志集合的机关。

3.福建学生联合会的组织

全闽高等学堂(即今福一中)学生林觉民等联合侯官学堂学生黄光弼等组织福建学生联合会，乌石山的全闽师范学堂，津太路的福建陆军武备学堂和福州的高等小学堂、两等小学堂等学生多有参加。于清光绪三十年夏间，在小岭朱子祠益闻学堂开首次成立会，人数达千多人，选举黄光弼为总代表，林月穉(即稚)为副总代表，会后结队游行，事为反动政府所知，下令大捕党人，郑权、刘元栋、林斯琛、林心斋、丁俊珊等走厦门，严汉民走上海，但自此学生益加愤激，革命意志愈加坚强，活动也从而益加激烈。

在上海方面，有旅沪福建学生会，设在上海三山会馆内，是何枚士、郑萨端发起组织的，以林森、潘祖荫、江屏藩、陈子范、林述庆、史家麟、魏子浩、毛仲芳、郑权、蔡毅等为活动中心人物，林述庆辛亥在南京起义任都督，与武昌方面联为一气，影响极大。又于清光绪三十二年设旅沪福建学生会支会于福州，以郑祖荫、林斯琛、刘元栋等为活动中心人物，对于辛亥革命事业起了一定作用。

社团的扩展，学堂的活动和学生会的组织，都是为了进行革命，清政府一面百般镇压革命的爆发，一面又害怕走到极端反而促使革命暴发，清宣统三年四月，反动政府假借福建省自治筹备处名义，命令闽县、侯官县解散各社团，因此福州各社团根据法律向福建省諮议局提出抗议，諮议局于四月二十九日作出决定略云：“集合结社除法律上规定应解散或停办之条件外，不得无故使归消灭及任意滥为限制。集会结社之处理自有主管机关，非自治筹备处所能干预。”经照抄决定书请闽浙总督迅饬地方官遵律办理，总督松寿已知民气激昂，不可复遏，于五月五日答复諮议局略云：“经本署参事科研究，解散各团

体命令应作无效。”至是各社团对革命活动更加积极，不久即行起义。

4. 黄花岗起义的参加和继续奋斗情况

清宣统三年三月，林觉民、李恢由日本东京先后回闽，召集同志宣达孙中山先生将在广州起义，各省同志云集香港，邀约闽中同志赴粤发难，同时在东京留学的方声洞与嫂雷醒、姐方君瑛则被派赴港，当时运输军械，常由女同志乔装新娘或送葬秘密把军械及其他潜运广州，声洞之嫂与姐就是担任此种工作。声洞胞兄声涛，声涛之妻方荫（原名郑孟勤）留学东京，参加革命。在福建林觉民、李恢回省后，先由刘元栋、冯超骧、林斯琛、严汉民等二十余人，于三月十九日出发，刘六符、吴适后两日复率连江光复会会员十余人继续乘轮首途，福州留郑祖荫、邹燕庭联系共和山堂、复明山堂，洪家兄弟预备响应。迨至三月二十九日午后五时，广州举起义旗，预定各路部队同时发难，攻入总督署与卫队搏战，粤督张鸣歧逃走，遂焚其署，部分部队占领水师提督署，提督李准逃走，部分部队占领督练公所，部分部队占领军械库，讵料预约之新军失应，战至次晨李准突然纠集各路清军冲入城内，吴适被擒在内。吴适又名吴南元，关在番禺县狱，广州光复才放回闽。被杀害同志中葬在黄花岗的闽籍党人有：林文、林觉民、陈更新、刘元栋、冯超骧、林尹民、陈可钧、刘六符、黄忠炳、王灿登、卓秋元、胡应昇、魏金龙、陈清疇、陈发炎、罗乃琳、林西惠等一十九人。林斯琛、严汉民生还香港，协助黄兴、赵伯先办理善后，并资助同志离开香港。

黄花岗起义虽遭挫折，而同盟会总部仍谋待机再起，刚好当时清政府将民办的沪杭甬铁路及渝万铁路收归国有，激起风潮，同盟会总部通知各省和闽支部召集同志准备再接再厉，闽

支部严汉民、林前铭即命入川联络陆军第十七镇方声涛等密集响应，林斯琛赴沪与陈其美等接洽后，转赴长江一带活动。

在这时候，彭寿松在福州从事革命，风声洩露站不住脚，离开福州，旋至汉口，访晤林斯琛协商闽事。到了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林斯琛回闽响应，过沪时，领有一批军火，但配备不全，经彭寿松帮助运闽，交给湖南人革命同志李焕等，密商北库巷军械库湘军同志加以配备，于是革命实力愈益发展。辛亥九月九日新军第十镇协统广东人许崇智、九月十五日新军第十镇统制湖南人孙道仁先后加入同盟会，这就表明了新军完全加入革命队伍，而在清政府方面，只有旗兵捷胜营六百余人在那时候人人皆知它虽负隅抵抗，也将归于消灭。

第二：辛亥九月起义及其战况

一、起义前情况

1. 台江会议

实力派孙道仁、许崇智加盟后，新军完全归由革命党掌握。起义时期已熟，九月十五日由郑祖荫、林斯琛代表同盟会在台江夹板船中，同新军高级军官许崇智、林肇民等秘密商议，就花巷警察公所(即今尚友堂)设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举许崇智为总司令，新军第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各标均归其统辖。决定九月二十二日起义，占领于山放火为号，先焚都统署及将军署(今光复路省立医院)，后焚旗下街(今旗汛口一带)，网开一面，留东门便利他们逃生。会议结束，革命党人即颁发通告，劝谕满人投降，冀成不流血革命，而满人始终执迷不悟，九月十六日，当由郑祖荫以諮议局常驻委员名义，向諮议局委员会正式建议，略说：风声已紧，城台传教士

及侨商应令一律迁往仓前山，俾便保护。当时清政府行政官代表满族人文楷立即把建议案驰告将军朴寿，马上组织杀汉队，并定九月十九日围攻桥南社，革命党人虑将糜烂地方，因决定提前于九月十八日起义。

2. 居民迁徙和商店罢市

九月初旬，《建言报》即扬言革命将要爆发，十六夜起，居民纷纷迁徙，城内多从南门、水部门出避桥南一带，西北门则避至市郊各乡。革命党人考虑到旗界内汉人，一遇战事发生，可能玉石俱焚，故意假借旗人名义，投书将军朴寿说：旗界内汉人有三分之一，应加防范，朴寿信以为真，就把旗界汉人驱逐出境，外国传教士、侨商等则一律由其本国领事通知迁往仓前山。九月十四日城台商店停止营业者达四分之一。十六夜水部发生抢案后，南街、中亭街(今八一七路)也相继罢市，但米店、钱庄、当铺仍开半日。

3. 清政权的崩溃

满人总督松寿、将军朴寿、布政司尚其亨，从九月初起，因革命风潮日益澎湃，大起恐慌，派捷胜营旗兵把守各城门，尚其亨发米四百石给旗兵，在旗下街的商店，每家发给二十元，购备副食品，企图固守旗下街。九月十五日朴寿令其家属将所有贵重物品，分贮十六箱，由南门、水部门分批出城，搭轮它往。一面购汉装平底鞋数双，准备退却时，女眷脱下满装高跟鞋，换穿汉鞋改装逃走，旗人旗兵闻讯，更起恐慌，走投无路，衙署员工，逃散殆尽。

4. 我、敌军事力量的对比

我方在福州的部队，有步兵三十八标第三营兵力四队，骑兵未成营的一队，马四十多匹，炮兵有两队，新式克虏伯炮四尊，工兵营有两队，辎重营一队，二十协有两标，新征兵五

营，但未入伍，把各营官佐临时编为军官队参加作战，二十协两标征兵营尉级官长四十多人，临时编为总指挥部作战卫队，称为学生军官队。

此外，我方武装力量有各山堂兄弟中退伍及闲散官兵，编为先锋队及差遣队，又有桥南社体育会会员所编成的洋枪队和炸弹队。炸弹队是黄乃裳于辛亥春间开始编练，炸弹是李质文和同志们在下渡孤儿院制造的。又有各社团练勇抽调及自愿参加作战的民团义勇队。

敌人方面，照八旗编制，上级为参领、协领，次为旗领，共二千五百人，清光绪末，抽选精练编为捷胜营，兵额二千名，实际有战斗力的只有六百多名，临时又编有杀汉团约五百多名，计分两队，一为大刀冲锋队，一为汽龙洋油放火队。

二、战时情况

1. 作战部署

九月十八日孙道仁发布密令如下：

(一) 令二十协协统许崇智为前敌总指挥。
(二) 旗界除东门开放以外，汤门以南，环绕旗汛口、大王府、庆城寺、鳌峰坊、观巷等处与旗界交接各街道地带，都分布进攻和堵截部队，以于山为总攻阵地，前敌总指挥部设于于山观音阁。

(三) 由桥南总机关部密报各社团联甲等，于本晚紧密巡防，严守栅门，九时以后，无口令不得犯夜，过栅口令另发(是夜口令为“女子”二字)。

2. 九月十八夜战况

孙道仁调延津的湘军统领徐镜清所部于十八日十一时半开抵福州西门，进入旗下街一带。同时许崇智执行孙道仁命令率

队上于山。于山原有驻兵已经参加了革命队伍，乃就于山观音阁设立前敌总指挥部。

桥南社总机关部所编的炸弹队共三十一人，由彭寿松率领进抵水部门，直向于山攀登而上，先锋队、差遣队同上于山作战，彭寿松并于于山观音阁设立军警特别同盟会，指挥一切。

莆田人林师肇等督同炮队从南门逾城入，直上于山安设炮位，目标齐向旗界集中。

洋枪队由林为贞等率领占领电报局、邮政局、大清银行、水亭厘金局及其它机关局所，并担任保护仓前山领事馆、教堂。

林起黄、杨衍率带民团占领常丰米仓（今学院路）。

新军宪兵营两队，分驻城台，稽查军警，保卫治安。桥南总机关部派杨琦担任南台保安队队长，孙享文担任城内警备队队长，俱负责地方秩序。参加作战和工作人员，一律用白布臂章，上写“公权”二字，盖同盟会公章。

敌兵占据水部城楼并分布旗下街、河东街、河西街、蒙古营和其它各地，顽强抗拒。盘踞鳌峰坊全闽法政学堂的捷胜营旗兵六百多人，表示死守。旗兵并将水部工艺传习所职员吴和轩斩首剖腹暴尸示威。

于山俯瞰旗界，有高屋建瓴之势，旗界在重重包围之中，有如釜中之鱼，是夜双方接触，枪声时断时续，战斗尚未十分激烈。

3.九月十九日战况

十九日拂晓，我队开始进攻，于山炮兵首先开炮命中将军署，敌人惊慌失措，同时郑祖荫举同盟会贺战胜黄旗率领总机关部同志，护以学生队、体育队进驻城内津太路武备学堂。黄乃裳举彩制十八星红旗，由总机关部率领体育会员百余人，南台商团团员百余人、学界三十余人，合共三百多人，进驻城内

花巷总司令部，后即散开各要冲地点，准备协助部队作战，而红十字会则从南台开进城内双门前狮子楼下（今八一七北路救火会钟楼），担任医疗护理工作。敌方在将军署被炮击后，驻在法政学堂的捷胜营乃拼命枪击我于山炮兵阵地。我军伤亡十余人，开炮击毁法政学堂，并中及高节里叶姓花厅，发火延烧。敌方又由杀汉团文楷带冲锋队从吕祖宫冲至八十一阶，集中安奶庙，另一队从太平街山麓白塔寺蜂拥登山，谋夺大炮，我炸弹队奋勇不断投弹，旗兵退却。我军知非决战不可，乃率大队下山从鳌峰坊、仙塔街、旗汛口合围旗界，敌军势益穷蹙，无力抵抗。

正在早晨双方激战时候，郑祖荫以在津太路武备学堂迫近战地，指挥调动不便，又同总机关部革命同志暂退出城，齐集上杭街建宁会馆，旋即迁回桥南社总机关部。总机关部一面鉴于将军朴寿派放火队几十人，身存九头龙之类到处放火，乃派陈樵等调遣消防队驰赴旗汛口一带扑灭火灾；一面以军政府都督名义，急电长门炮台统领陈恩涛派兵四百名，大炮四尊，赶来助战，又派程拱宸、林步云趁轮驰赴马江船政局，将旧存枪械子弹，悉数运至总机关部，接济作战，革命党人和一般军民勇气百倍地大力遏止旗兵的突围而出。

自晨至午两军激战相持不下，最后盘踞法政学堂的敌军被我开炮毁灭阵地，伤亡惨重，加以九曲亭、太平街敌军的屡次反扑，均被我军痛击，狼狈败窜，计穷力尽，只有出于求降一策。

下午零时，敌军竖立白布降旗于水部城上，上写“将军出走，停战议和。”我军认为诚意不够，仍然继续炮击，敌方又竖第二面降旗于于山天君殿前面榕树上，写“请求停火，全部缴械乞降。”许崇智总指挥巡察阵地，见白旗飘扬，下令暂停

炮击，旋有武备正科第一期毕业生吴振翔因与孙道仁、许崇智有师生之谊，代表敌方，手持白旗上写“献械乞降”四字，后随挑伕数人，扛步枪机枪数担，求见许崇智总指挥，当由前哨引至总指挥部，许接见之后，准其所请，派排长陈金魁同往蒙古营前副都统明玉家招抚。去久未回，又派工兵营队官王嘉凯赴旗界侦查，少顷，陈金魁、王嘉凯督敌方官兵出水部门至南较场呈缴无机柄枪杆及子弹很多。

是日傍晚，将军朴寿知己战败，逃入蒙古营明玉之家，我炸弹队青年刘德观、李善进等协同新军焦子芳、张祖汉、黄震白等十余人，将其生擒交湘军押送于山，翌晨毙于观音阁丹井旁边。朴寿毙后，旗兵投降者更加络绎不绝，战事才告结束。

是日四时许，总督松寿以大势已去，微服出署至盐道前（今省革委会后门对面）高开榜画店吞金自尽。司令部为之棺殓，置柩于督署花厅。都督孙道仁于九月二十五日在大墙根荔枝园开会追悼，表示只除罪魁朴寿，推翻腐恶政府，满人一律平等，松寿之柩，十月七日运回原籍，布政司尚其亨、按察使司鹿学良、提学使司姚文倬、劝业道张星炳、福州知府曹垣以及其他旧官员不愿留闽者，听其回籍。

是役我军阵亡十三人，执事官兰炽昌、排长江道森、将弁王麒年、工程队排长林国政、兵目文连陞、陈星、林宝星、蔡家纯、张辉煌、唐金春、曾海滨、朱泉香、刘宗忠等。此外，炸弹队伤亡最烈者为青年王清铨、王耀西二人，因误入旗界，被旗人捕获，剖心碎首，抛尸河内，江义侯中弹阵亡，王杰功受伤。

敌人死亡二百八十多人，镶黄旗协领兼营务处总办定煊十九夜自缢身死，正兰旗参领兼捷胜营管带长志投井被救，后出家为僧，捷胜营队官郎乐额三个兄弟及全家男女十多人，以煤

油浸湿棉被扎盖身上，举火自焚死，翻译官何芝田家全投于蒙古营纱帽井，被救者只男女各一人。

九月十八日夜起义，十九日从鼓楼前、南街一直到中亭街、中洲、观音井一路，商店店前不但备有茶水，而且间有稀饭食品等，供给军队和革命同志吃用。于山、乌石山、越山山下居民，也有自动地送粥饭和茶水等等，给山上军队和革命同志吃用。革命军队纪律严明，对民间未曾取用一钱一物，军民团结，万众一心，其目的只为争取革命胜利而奋斗。

第三：战事结束后善后及革新工作

一、紧急措施

1. 出示安民：用中华民国军政府闽都督府名义发布三道告示安民（文略）。

2. 旧地方官照常供职

闽都督府通电汀漳龙、兴泉永、延建邵道，请通饬所属府州县告以省垣光复，人民安堵，仍着各府州县地方官照常供职。

原有地方官吏或已离任，或自引退，则由省派员接管。

3. 照会各国领事遵守中立

闽都督府照会驻闽各国领事馆略云：中华民国军在鄂起义，各省响应，其举动纯属政治革命，确守文明纪律，谅在各友邦洞鉴之中，本都督前奉中华民国军政府命令，在闽继起义师，业已知照在案。兹因国内战争未息，凡文明国应守之战时国际法，本都督自当严饬属下，一一遵守，惟各友邦对于此次改革政体之战争，亦应严守中立，……并乞承认本军以为交战团体。

经驻闽领袖领事转达各国领事后，旋得照会答复照办。

4. 安置满人

优待旗员：满军都统胜恩、统领德润，于将军朴寿死后，具禀投诚，谓不敢再生异志，唯恳曲予保全，俾八旗数千人口有所养赡，所有八旗官员印记以及兵额户口等册另外呈缴。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受降后，不但保证其生命安全，而且保护其财产眷属。

优待旗兵：革命战争结束，旗兵投降者千余人，在南较场横列纵队，向南盘坐地上，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发米一百石，每人给洋一元，并宣布代谋生计，遣散改业。

优待旗民：二十、二十一两日，旗民投降者络绎不绝，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发给银米救济，嘱令安心回家经营生业，一面通令各部队保护旗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通告在逃旗人赴前都统胜恩处报到领饷：福州起义，旗人有不知军政府优待办法者，奔逃流窜，潜匿各处，都督府通告立即归来，前赴前都统胜恩处报到领饷，营谋生业。

5. 旧官吏的处理

各府州县地方官吏已令照常供职，而高级官吏如布政司尚其亨，都督府则予以宽待，趁轮送其回籍，愿意在闽服务，而都督府认为可用者，如巡警道彭述、闽县知县裴汝钦、海防同知姚步瀛等均予留用。其平时残害革命党员罪恶多端者，如连江县知县王荣绶则立予枪决，以平民愤。

6. 维持公共秩序

福州起义时，巡警道彭述躲避，各区员警星散，地方秩序除军队分区分段严密巡防维持外，都督府即时通告旧员警照常执行任务。旗下街一带，特别加岗，而且各提升一级任用，以资鼓励。